

最新社会发展水平评价

【本刊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在最近举行的信息发布会上公布了他们对国际国内社会发展水平的最新一轮统计分析结果。

社会指标和社会指标体系是衡量和监测社会发展水平的数量尺度,和单纯用经济指标(比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更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水平和文明程度。因此自60年代以来开始在国际上广泛应用。课题组根据199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及有关部门的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了国际和国内、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课题组是国内第一个采用这种方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的研究单位。其研究从1987年开始,至今年已是第六次公布研究结果。

本次评价结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1991年我国社会发展水平上升到世界第68位

课题组根据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选择16个重要社会经济指标,对119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国家综合评分。我国得了71分,位居第68位,比去年上升一位。这个得分比40个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分57分高14分,比55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分84分低13分,比高收入国家140分的平均分低73分,大致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居我国之前的周边国家有,日本第16位,新加坡第21位,韩国第31位,泰国第63位。在我国后面的有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

第68位的总排名是由以下四个分系统指标综合得来的:

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95位。

2. 社会结构居世界第96位

这里的社会结构指的是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出口、城市化、教育经费比例这六个反映现代化、社会化、城市化程度的指标。其中第三产业产值仅占29%,居世界倒数第七位;非农业人口比例居第78位;城市化水平为26%,不仅低于51%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不及低收入国家平均39%的比例,处在98位;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还不如埃及(6.8%)、印度(3.2%)和斯里兰卡(3.0%)。

3. 人口素质居世界第56位

人口素质由大学生入学率、中学生入学率、人口增长率、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共五个指标构成,我国得23分,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分。平均预期寿命较高,达70

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居40位。由于教育投入偏低,大学入学率仅为2%,大大低于11%的世界平均水平,落在102位。中学生入学率高,为48%,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4. 生活质量居世界43位

这是医生数量、摄取热量、能源消费和物价上涨率四个指标综合评分的结果,我国得25分,居世界第43位。

二、1992年各省市自治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

国内评价体系分成五个子系统,由46个具体指标组成。一方面它比国际比较多30个指标,同时又由于没有汇率变动的影响,所以更具可比性。统计结果表明,全国平均分是52.9分。前十名是北京(81.7分)、上海(79.5分)、天津(72.85分)、辽宁(65.6分)、广东(58.7分)、黑龙江(58.4分)、江苏(57.0分)、吉林(56.7分)、浙江(55.9分)、山东(53.8分);处在中流11~20位的分别是福建、河北、山西、内蒙、湖北、海南、新疆、陕西、湖南、宁夏;居21~30位的省市自治区依次是江西、广西、青海、河南、甘肃、安徽、四川、云南、西藏、贵州。

与1988年相比,广东从第9位跃居第5位,山东从13位升至第10位,内蒙则由17位上升到14位。与去年相比,江苏升两位处在第7位,内蒙、广西也上升了两位;广东、山东、海南、湖南、河南、安徽均上升一位。与此同时,新疆、甘肃则比去年下降了3位;吉林、浙江、福建、宁夏、四川各跌一位。

1. 社会结构

第三产业比重等八个指标均成了社会结构子系统。全国平均为10.6分,京、津两市得分都在17分以上,居榜首。不足7分的有广西、四川、西藏。贵州处于末位。

2. 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比较,仍是京、沪、津最高。全国平均9.3分,三市都在16~15分之间。超过全国平均数的还有辽宁、吉林、江苏、陕西、黑龙江、浙江、山东7省。

3.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全国平均分为8.9分,京沪两市最高,分别为13.9分和13.8分,天津11.8分,其后是辽宁、广东、黑龙江、江苏。其中人们最为关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2年全国平均为2062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7%,是1984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江苏、海南、广东增幅都在21~26%之间;山东、浙江、福建达18~19%。从绝对数字看,上海最高为8276元;京、津分

别为 6 805 元和 4 695 元;广东 3 575 元;辽宁 3 254 元;江苏、浙江两省均为 2 850 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反映工业经济效益的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却比上年下降了 2 个百分点。

4. 生活质量

由 16 个反映居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劳动环境的指标构成,仍是京、沪、津最高。西藏、贵州最低。

从收入水平看,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全国均值为 1 826 元,比去年增长 8.9%。广东以 3 184 元居首,上海是 2 842 元。超过 2 000 元的还有浙江、北京、西藏、天津、海南、福建。江西最低,仅为 1 372 元。增长最快的是广东(15.9%)和贵州(15.7%)。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上海 2 226 元,北京 1 572 元,浙江 1 359 元,天津 1 309 元,广东 1 308 元。可见,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收入既有差距,又有较大的相关性。

5. 社会秩序

它是对生活安全感的度量,反映了社会稳定程度的大小。包括每万人口警察数、刑事大要案立案数、交通火灾事故等 6 个指数。全国平均为 5.6 分。河北以 7.2 分居首,其后有山东、内蒙、安徽、天津、河南、北京、陕西、江西。新疆、浙江最低。

三、各地区发展速度的比较

与综合发展水平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综合发展速度。前者是对静态状况的描述,后者是动态变化的趋向。20 个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的综合评价表明,改革开放 14 年来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前的 26 年,1992 年比 1978 年增长 117.4%,平均年增长率为 5.7%,是改革前年增长率 2.2% 的 2 倍多。但是不同地区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沿海地区发展迅速,浙江、广东、海南、江苏、上海位居前列,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7.6%,7.5%,7.4%,7.4%和 7.0%;云南、山东为 6.9%;福建、新疆、河南均为 6.3%。之后依次是河北、湖北、江西、贵州、广西、安徽、湖南、四川、内蒙、山西、辽宁、北京、宁夏、天津、吉林、西藏、甘肃、黑龙江、陕西、青海。

从分系统看有如下特征:

1. 经济效益 14 年来全国平均增长率为 6.2%,海南、广东、云南、浙江四省居于前列,增幅在 10~9% 之间。福建、贵州、江苏、新疆、山东紧跟其后,增幅在 7.9~7.6% 之间。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浙江增长最快,高达 11.6%,广东以 11.5% 处在第 2 位。社会劳动生产率 14 年平均增长 6%,最快的还是浙江(10.6%)和广东(10.2%)。

2. 社会结构得分 14 年全国年平均增长 4.5%,前 5 名是海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

3. 人口素质以上海、山东、新疆增长最快。全国平均增长率是 4.1%。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1978 年的 12‰ 降至 1992 年的 11.6‰。下降最多的是上海,从 5.1‰ 降至 0.5‰;山东从 10.5‰ 降至 4.6‰;北京从 6.8‰ 降至 3.1‰。每万人口医生数全国从 11.2 人增至 15.7 人,年

增幅仅为 2.4%。

4. 反映居民消费、工资、收入水平、社会福利水平等生活质量的指数年平均增长 7.4%,在 5 个子系统中是速度最快的。分地区看,江苏以 9.9%,浙江以 9.3%,上海以 8.8%,广东以 8.3% 分别处在第 4 位。

四、几个突出的矛盾和不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发展存在几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尽管 1991 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综合评价总分仅增加 2 分,与其他国家平均增长幅度持平。特别是社会结构子系统,除出口一项外,其他指标均在世界 80 位以后。第三产业更差,居第 112 位。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78 年以来从未超过 3%,居世界第 96 位。

第二,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亟待加强。构成社会发展总水平的五个子系统既能相互促进,又会相互制约。换言之,只有经济与人口素质、社会结构、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相互协调,力求最佳的功能耦合,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能,方能缔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我国大致正向着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但矛盾也很明显。以总分位居前列的广东、浙江最为典型。广东省经济效益居全国第 6 位,人口素质居全国第 15 位,社会秩序第 23 位,而每万人大要案立案率竟高达 10.4 件,居全国之首。浙江经济效益第 8 位,社会秩序第 29 位,反差强烈。另外,浙江、辽宁、黑龙江、山东生活质量均超过经济效益,前者为后者的 2.3~2.1 倍,超过了标准比例 1.9 倍。

第三,从发展速度看,也是生活质量的增长超过了经济效益的增长。财政收入也低于经济增长。到 1992 年,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14 年前增长了 138%,而人均财政收入反而比 1978 年下降了 10%。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呈扩大趋势。综合水平居前的 13 个地区中有 8 个是沿海地区;生活质量增长最快的 14 个地区有 9 个是沿海地区。另外,水平和速度的反差也较强烈。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 1992 年社会发展水平居第 4、第 6 和第 8 位,而 14 年来的增长速度却落在第 21、第 28 位和第 29 位。北京、天津虽然从现有的综合水平看仍稳居前列,但发展势头令人担忧,仅分别居于 22 位和 24 位。因此,如果这些原先基础好的地区,再继续“吃老本”而不立“新功”,也许不久的将来,老大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

专家们指出,不同的社会指标体系由于着眼点的差异和资料的限制,会有不同的评价和排序,因此不能绝对化,国际比较尤其如此。但同时,用同一指标体系测算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从中找出不足和差距,进而在发展目标、政策制定等方面着手改进,对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明显的实际意义。他们表示这项工作将继续下去,并进一步加以修正,以期更准确的反映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孙立明整理)